

山西通志卷第九十三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名宦

大同府

周

李伯齊人趙孝成王悅之以爲代郡守人告伯反孝成王方饋
不墮食告者復至王不應已而伯使言齊舉兵擊燕恐其
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
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從事於外者始不自疑於中

趙固爲代相武靈王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固迎秦公子稷
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二十年又使固主胡致其

兵

漢

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歷張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平以蒼爲代相備邊寇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六年封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帝四年爲丞相景帝六年卒諡曰文侯

傅寬賜號共德君封陽陵侯七年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增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曰景侯

孟舒嘗事趙王張敖高帝八年貫高等謀發詔捕敖羣臣有敢隨趙王罪三族惟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敖至長安敖事白得出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異焉

臣無能出其右上悅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舒爲雲中守
文帝初立召漢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
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
舒長者也是時舒坐寇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
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
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發下明詔趙
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王以身死之豈
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冒頓來爲邊
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
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
于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

魏尚槐里人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

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匈奴遠避不近雲中塞寇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削官後文帝以馮唐言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

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景帝時爲雁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入爲未央衛尉後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軍馬邑旁漢軍皆無功後四歲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塞北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至漢贖爲庶人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出定襄諸將多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廣歷七郡太守前

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爲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塞北嘗號曰飛將軍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出塞令廣并於右將軍趙食其軍出東道回惑失道後大將軍長史急責幕府上簿乃自剴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廣子椒爲代郡太守

辛慶忌字子真狄道人少以父任所在著名成帝時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爲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仕至左將軍爲國虎臣外國敬其威信卒官

馮立上黨潞人成帝河平三年遷五原太守居職公廉甚有

治行

馮參立弟爲人務嚴初爲渭陵令徙爲郎永始二年遷代郡太守民甚德之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渡河北破王郎建武初拜偏將軍九年與吳漢等四將軍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于高柳遂拜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邊寇無拘郡界十年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克盧芳與南部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十三年詔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凡大小數十百戰識邊事數上書言宜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部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

耿舒况子弇弟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况勸永不應召令詣光武光武遣永復郡而代令張曙據城拒永招迎北部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曙破之後封牟平侯卒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平帝世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拜代郡中尉時北邊擾亂民多罹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邊寇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曾祖父褒祖丹范舉茂才遷雲中太守會寇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寇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寇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寇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讎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郡守世伏其好義

成嚴爲雲中太守建光元年擊其至韃兵敗力戰歿

楊穆爲雲中太守成嚴功曹建光元年秋其至韃寇居庸嚴

擊之兵敗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

李超爲代郡太守永建元年鮮卑寇郡超戰死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累官太僕黨事起免歸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晉

辟閭嵩段匹磾署代郡太守劉琨被拘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襲段匹磾事覺嵩及王據被害

北魏

崔宏清河人初仕燕爲高陽太守魏道武破常山宏奔海渚

道武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及道武卽帝位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龜崇考天象宏時爲尚書總裁之以爲永式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以宏爲吏部尚書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明元帝卽位詔宏與長孫嵩安同奚斤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是時徵郡縣豪右內徙民戀土不樂寇盜羣起帝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撫綏使之紛亂今犯者旣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宏曰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帝

從之旣而遣于栗磧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宏終天部大人封白馬公卒諡文貞

崔浩宏之子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子房而稽古過之明元帝嘗召語至夜半賜御醪醪十觚水晶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神麇中進撫軍大將軍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酢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記之帝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帝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恒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北凉使至帝執浩手曰

之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行止
容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後以史事被大戮浩旣死之後
帝北伐會傳北部尚書李孝伯卒帝聞之嘆曰李宣城可
惜旣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宣城卽孝伯
也自浩之誅軍國諫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高允渤海人字恭伯仕魏太武爲侍郎授太子經太武嘗問
允何政爲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
私有備則飢饉不足憂也時魏多封禁良田故允及之太
武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及與崔浩同修國史浩得罪
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
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罪魏主問允曰
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所爲先帝卽今

紀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臣多於浩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太子晃監國頗營田園收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願殿下親近忠良斥遠邪佞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文成之立也允預其謀及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太安四年遷爲中書令咸陽公允好直諫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言魏主甚重之呼爲令公而不名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自給魏主至其第唯茅屋布被而已魏主嘆息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天安元年允請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之孝文太和二年以允爲中書監議定律令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允仁

恕簡靜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年九十
八卒贈司空諡曰文賻祿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
及也

李安世仕孝文帝爲給事中先是民多蔭附皆無官役而豪
強徵斂倍於公賦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
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
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帝善之由是始議
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
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所授之田率倍
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
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之初受
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終身

不還恒計現口有餘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名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高祐仕孝文帝爲秘書令帝問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以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學校黨立小學

來大千代人累遷征北大將軍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寇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世祖以其壯

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略
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
卒喪還停於平城南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
悼嘆者良久詔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
城內諡莊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馯之八世孫父榮期晉梁
益二州刺史宋高祖殂司馬戚屬楚之亡匿諸沙門中濟
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轉側汝潁之間收衆據長
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太宗末遣使請降世祖初徵入朝封
瑯琊王車駕伐蠕蠕詔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
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
蠕蠕乃遣奸覲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

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卽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諡貞王陪葬金陵

司馬躍字寶龍楚之次子尚趙郡公主代兄金龍爲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躍請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給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諒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以與民高祖從之太